



論語

道春點

三

2800
10-5



2800
10-5



論語卷之六

先進第十一

朱熹集註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



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

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

子夏行去聲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

所不說說音悅

助我若子夏之起子。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濼贊顏氏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

母昆弟之言

間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

妻之。

三妻並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曰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處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

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

也則亡。

好去聲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

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

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顏淵死
子曰噫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魯館人之喪。嘗脫駟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槨。駟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五。之有無。而巳。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不。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

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夫音扶。為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經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

吾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激崇之也

○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篇行胡浪反樂音路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材而教育之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二日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日字之誤

○魯人爲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
日府為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

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稱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淡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

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與平聲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為去聲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知

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放。執。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為人矣。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造乎道也。

師也辟

辟嬖亦反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嘑

且反

嘑粗俗也傳稱嘑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辭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言其近道寡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甲去聲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單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

蹈於惡有諸已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

乎與如字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女音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

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平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

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僕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

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幾乎二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不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坐才臥反

曾皙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
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
此亦可
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汝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
有人知汝則汝將何以為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

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

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

也夫子哂之

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
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
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

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
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

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
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
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再有謙
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為宗

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相去
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
 言已志而先為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
 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頌曰同端玄
 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點爾何如鼓瑟希鐸爾舍瑟而作對
 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
 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
 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
 也

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暮
 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

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
 故孔子先問求亦而後及點也希間歇也作

起也撰具也暮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
 浴盥濯也今上已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
 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
 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墀樹木也詠歌也
 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
 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
 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
 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曾次悠
 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
 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
 未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
 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
 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扶夫音

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

五六七十而非邦也者

與平聲下同

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飲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卻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
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
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
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
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
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
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
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
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
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
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
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
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
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
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
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
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
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
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
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淵
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
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
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

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
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
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
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
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
彼先覺知止有定。則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
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
專矧是極機與我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
傷易則誕傷煩則絞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
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
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
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
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沃故唯顏
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
之箴發明親切。
學者尤宜深玩。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
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
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
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
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
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
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
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
克已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

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魍之弟。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訥音

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

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

其言自有不得而發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疑其言可知矣。○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思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樂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發，思以去其病而終無印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

懼。

向魍，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

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扶夫音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懼而強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已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實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

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身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

羊之鞞

鞞其即反

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一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用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備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一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一也。公以有若不諭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貪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歛為人始經東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代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歛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盡徹之痛務而不為迂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從

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從義則日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

又欲其死是惑也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

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

父孝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啟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釋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折之舌反與平聲

片言半言。據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

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釋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懸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諸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未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足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

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

弗畔矣夫。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已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

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啟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州州。上之風，必偃。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無道？欲善則民善矣。上之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臣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也。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

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同好下皆夫聲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已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行去聲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

德脩慝辨惑

得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修者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已而不責人則已之惡無所匿矣知下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蘧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不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

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

入上知字去聲下同

愛人之仁之施知人之知之務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夫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

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賢徧反

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專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

遠矣

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

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所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彼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告工毒反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

疏則自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論語卷之六

論語卷之七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勞如字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勸不怨

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作毋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後思也

朱熹集註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
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
所不知人其舍諸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

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墜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況天下乎。

先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稱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中夫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離公奈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

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
語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
其難從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
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
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
種蔬菜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
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
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

矣焉用稼

好去聲夫音扶襁
居文反焉於虔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
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
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須遊聖人
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待
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
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
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
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
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
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
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使去聲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中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諷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嘆之。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各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暮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

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勝平聲去上聲

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之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包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二十一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

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戾而化行也。輟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決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與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

與聞之

朝音潮與去聲

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改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

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諉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

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期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易去聲

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
邦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密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子無樂
乎為君唯其言而莫子違也同樂音各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密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曰驕而臣曰諂未有不密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之違則諛諂而諛之人至矣邦未必處與喪也而與密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

盲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說音悅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

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
事不成父音甫

苦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以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已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邑無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

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為去聲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警賤殺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訖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晬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乎難大之愛人其最優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
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
謂士矣使去聲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其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責於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為鄉黨稱

弟焉弟去聲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

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未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

人何足算也筭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鬻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薦寶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

乎在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狷音絹

行道也。在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在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登不欲中道者。孔子之所謂在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喪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在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其又其大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恆胡登反。夫音扶。

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恆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故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美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_レ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

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易去聲說音悅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怨小人之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

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于路所不足。故告之。只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集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者。聖人處其時。可矣。如云。三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取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取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取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取。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取。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念恨。欲貪欲。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

行言孫行孫益去聲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篡春秋傳作澆泥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奡比當世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

小人而仁者也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諉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諉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淡矣忠而知諉之則其為忠也大也

○子曰為命裨諶艸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裨諶之反 諶時林反

神謀以下四人皆鄭大夫。州略也。創造也。謂造為州彙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厚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主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詞。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

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擊乎其未有聞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

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六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在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

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

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統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盡

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

十碎

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乃子路之言。蓋不復開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之否。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

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避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

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要平聲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被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邾。以不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之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揚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

而不譎譎古尤反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以其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

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糾居黜反 召音邵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幾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仲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離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

以テ漢詩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
其利澤及於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

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 相去聲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

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衽被皮寄反 衽而審反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

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纏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知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躬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厥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盡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

其君請討之

潮音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致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

夫音扶下

三子之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之耶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阻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淺矣程子曰左紙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于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識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也。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其不欺為難。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人為去聲。

程子曰：發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惑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使去聲。下同。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

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

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而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與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九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詞。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

自責以勉人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

則不暇。夫音扶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喪之。而疑其詞。復自貶以濼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旨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

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
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信抑亦先覺者
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僞。未見而驚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詰辭。言雖不逆不僞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僞。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僞。而卒為小人。所陷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佞。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事。尊禮恭而直如此。其警之亦淡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子書德。謂恩惠也。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以至於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離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

扶大音

夫子自嘆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已自脩

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憤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足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朝音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イハトホリヨシ
口二ヘチヌカ
子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與平

謝氏曰雖察之總行亦命也其實察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辟色

ナムヤカコエ
ラウクマクノ
スヒ

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爾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

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與平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啟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荷去聲

磬樂器荷擔也蕢艸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

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

已矣淡則厲淺則揭

硜苦耕反莫已之已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揭涉水曰厲揭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正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之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无所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

為人君二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好易皆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子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下路少之故再以下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及求

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於恭敬則天地自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

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

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

鬻亂俗則足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躡踞然。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聲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

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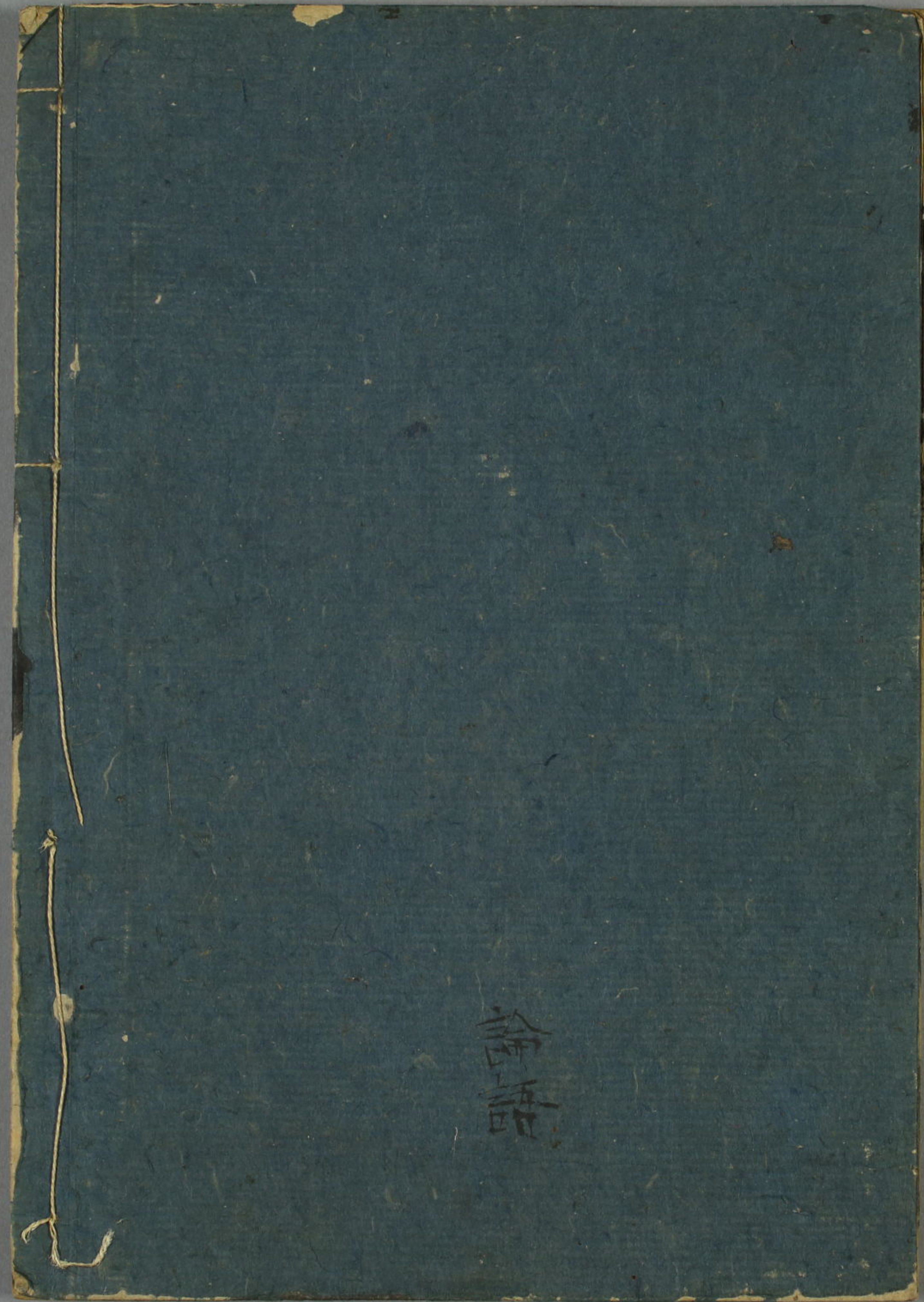
禮童子當階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興之也

論語卷之七



趙後國蕭源部

所持汝口不後



德書